春到“天鹅湖”

□王绵民

风剪东君，草绿芽萌添翠影；
莺啼暖渚，波盈水动映晴光。

这是我最近撰写的一副题仲春的楹联。

周末的午后，我从三门峡市区209国道的金昌立交桥下穿过，穿过一片清幽的竹林廊道后，踏入了三门峡市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，一湖碧水，率先映入眼帘。“浮光跃金，静影沉璧。”湖面在阳光的轻抚下，闪烁着细碎的光芒。微风拂过，湖水泛起层层涟漪，似灵动的音符在跳跃，奏响着春之序曲。湖水的颜色，由近及远，由浅至深，渐变之间，是大自然最细腻的笔触绘就的瑰丽画卷。

沿湖信步，垂柳依依。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”“草长莺飞二月天，拂堤杨柳醉春烟。”细长的柳枝上，嫩绿的新芽已探出头来，似一群好奇的孩童，张望着崭新的世界。柳丝在风中轻摆，有的垂入湖面，撩拨起圈圈涟漪，似湖水与垂柳在低语交谈。偶尔，几只调皮的小鸟在柳梢间穿梭跳跃，叽叽喳喳，为这静谧之景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。

岸边的芦苇，似一群身着素衣的舞者，在风中翩翩起舞。“春日阳光照芦苇，倒影斑驳映碧水。”虽已过了芦苇最繁盛的时节，它们却依旧坚韧优雅，在春风中展示着独特的魅力，随风摇曳发出的沙沙的声，似在为春天的到来欢呼喝彩。

洗砚池里的枯荷，历经寒冬，却仍挺拔伫立。“秋阴不散霜飞晚，留得枯荷听雨声。”“傲骨何惧雪，清魂报故知。”那枯萎的荷叶与茎秆，虽失了往日的翠绿生机，却多了岁月的沉淀与沧桑。它们似沉默的卫士，坚守湖边，见证着四季轮回、时光流转。而湖岸堤上，星星点点的野花已然绽放。红的热烈、黄的明艳、紫的典雅，它们或独自芬芳，或三五成群，在阳光下散发着淡淡清香，为这春日的画卷增添了一抹亮色。

继续前行，便到了青龙湖与黄河的交汇处。我站在青龙坝头，极目远眺，一望无际的三门峡库区在眼前铺展，远处水天相接，仿佛一条轻柔的丝带，将天空与湖水轻轻相连。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”“潮平两岸阔，风正一帆悬。”虽然不是秋季，这些优美的诗句，却一股脑地从脑海中蹦出来。

此时，“天鹅号”游轮正从远方缓缓驶来，船身洁白，在碧波上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。游轮上的游人凭栏而望，欢声笑语随着微风飘散。游轮的汽笛声悠扬，为这片宁静的湖景添了几分灵动。眼前开阔的景致，让人心神宁静，所有的纷扰都被抛诸脑后，心灵也变得澄澈而宽广，仿佛能容纳这天地间的一切。

夕阳西下，是天鹅湖最美的时刻。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”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”“一道残阳入水中，半江瑟瑟半江红。”我不由自主地把眼前的景色与古人这些优美的诗句联想在一起。此刻，天空被染成橙红色，余晖洒在湖面，波光粼粼，天鹅湖的水面如同披上了金色的薄纱。河对岸的中条山，在夕阳映照下，轮廓清晰，似一幅立体水墨画。近处的垂柳、芦苇、枯荷和野花，皆被镀上一层金色光辉，美丽动人。

此时，岸边游人渐多。有的执着相机，定格这美丽的夕阳；有的静坐在湖边长椅，沉醉于宁静美好；还有的带着孩子远眺，欢声笑语回荡在湖边。孩子们的笑声，如春天里最动听的旋律，为这美景添了无尽的欢乐与温馨。

我静立湖边，心中满是感慨。春天，是希望与梦想的季节，而这片希望的土地，它以美丽与包容，吸引着无数生灵，滋养着每一位来访者。

夜幕降临，我依依不舍地离开。回首望去，夜色中的天鹅湖依然魅力不减。我知道，明日太阳升起，天鹅湖又将迎来新的希望。而我，也将带着这份美好记忆，继续追寻生活中的诗意与梦想。

辛夷花开

□熊代厚

昨夜春雨悄然而至，一直淅沥，密密绵绵，仿佛细数过往点点滴滴，慢吟眼前一草一木。低垂的暗夜，一帘深梦。

晨光轻启，窗前的辛夷树开出了第一朵。洁白的花瓣，下端淡紫，沾着雨珠，晶莹欲滴，像一个硕大的钻戒，一下子点亮了心房。晨风轻来，它在风中微微颤动，似在无言地诉说。

我搬到这里时，窗前有一棵树，虽不高大，但亭亭玉立；虽不秀颀，但绿叶如碧。

它每天静静地站在路旁，看我从她身旁走过，目送我离开。看我每晚从外面归来，伸开怀抱迎接。夜色沉深，我在灯下读书，它在窗前相伴。轻吟微叹里，暗香浮动，送来缕缕慰藉。

梅花还在枝头，春寒并未退去，它已心意萌动。不经意间它绽出浅绿毛绒的尖尖花蕾，远远看去，像极了毛笔头，因而古人又称辛夷为“木笔”。

“亭亭花一树，乍发小东墙。碧管描春色，丹锋点化工。”宋人张朴把它喻作描绘春光的画笔；造化设笺，春风持砚，它丹锋一点，绘染无限春色。

今日傍晚回来，它已一树的繁花。“一径烟柳万丝垂，满目辛夷百般羞。”我站在花下，花香弥漫，摇曳微醉！花荫斑驳里传来清丽柔婉的鸟鸣，和着晚风，氤氲在心头，婉约地泊在辛夷花端。

伸手托起一枚辛夷花瓣，鼻尖有着丝丝清香，一如那清韵如兰的情意，在素心微澜的时光里，清幽静雅，暗香盈怀。时光错落，往事也如开在春天的花朵，绽放在每一个清晨和黄昏的梦里。

春天的早晨，它情韵流动，那曾如水的文字；皓腕挥洒，那些飘动的诗画；吟咏吐纳，那些逐梦的篇章，都穿行在辛夷花开的一片春色里，妩媚着我四季的风景！

辛夷又名木兰或紫玉兰，屈原说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。可见它怎样的冰清玉洁？

王维在他的《辛夷坞》诗里写道：“木末芙蓉花，山中发红萼。涧户寂无人，纷纷开且落。”坞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？开了这么多的辛夷花！

想来那一片原野或是山凹，该是怎样的绚烂！周边无人，美丽的花儿无人欣赏，自开自落，总有一丝淡淡的忧伤。

我爱辛夷花，爱它沁人心脾的幽香，爱它那微紫中一片纯洁的白，像是神工巧匠用无瑕的美玉琢成的稀世珍品，放着光华。又似圣洁孤傲的白衣仙子，亭亭玉立中透出高远情致，花团锦簇中蕴藏着蕙心兰质。

“昨日辛夷开，今朝辛夷落。”它的花期如此的短，绚烂之后归于寂灭。万事总要寂灭，绽放时它竭尽了全力。

我的目光温柔地抚摸每一朵，每一朵都保持着向上的姿态，日望苍穹，承托着春天的希望；夜伴星月，辉映在我的梦乡。

试问春风何处好？辛夷如雪柘冈西。在这样的早晨，春寒仍料峭，它次第绽放，玉壶冰心；它一树花开，满怀情意。它是暖，是爱，是诗的一篇，是心中的艳阳天。

邂逅春分

□潘飞

盼望着，盼望着，春分到了，春姑娘迈着轻盈的步伐向我们款款而来。

春分到了，美好的春天才算真正来到。早晨，我在公园里散步，远远地看见一汪湖水，湖水清澈，像是被春姑娘擦拭的一面明镜，澄澈得令人心醉神迷。我不禁快步走向前，站在她的面前端详着她。她透着晶莹的色彩，纯净得令人窒息。我禁不住要掬一捧水嬉戏一番，但看到她纯洁无邪的样子，只能与她默默对视，深情款款，真可谓“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”。暖暖的阳光温柔地倾洒在湖面上，折射出五彩斑斓的光芒，波光粼粼。微风拂过，湖面泛起层层涟漪，一圈圈荡漾开去，轻柔而舒缓。

湖边的柳枝已经绿了，那鹅绒般的柔软的绿，远远望去，如烟似雾，拂堤杨柳醉春烟，令人如醉如痴。转眼间，一片片细小的嫩叶长出来了，这二月的春风啊，真的似一把精巧的剪刀，剪出了千条万条绿丝绦，这碧玉般的绿就如同满树翡翠一样璀璨夺目。你看，柔软的柳枝在微风中摇曳着，在平静的湖水中轻轻荡漾着，如同美女的秀发一样飘逸，令人赏心悦目。我是非常喜欢春天的柳树，它不仅是春天的使者，给人们送来了温暖的春的气息，而且还是春天的舞者，它随风翩翩起舞，舞姿轻盈而优雅，让人流连忘返。

春天给木瓜海棠提供了展示自我的舞台，山坡上一株株木瓜海棠竞相盛开着，鲜艳的红色在春天的原野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，它把积攒了一冬的热情都释放出来了。你看，满树繁花，一团团，一簇簇，像是天边被揉碎的云霞，肆意地倾洒在枝头，又恰似少女羞涩时晕染的脸颊，由浅至深，直至花蕊处汇聚成一抹艳丽的红。

漫步在这烂漫的惬意的春色中，突然发现有一串串白色的小花，在湖边恣意开放着。它的花朵不大，仅有铜钱般大小，绿色的花蕊，淡淡的清香，洁白的花朵在枝条上随风摇摆，煞是好看。我不知道它的名字，通过手机查询才得知是黑布林，其实就是李子树的一种，虽然并不是什么名贵的花，但却真的是好看极了。这些花儿簇拥在一起，形成了一蓬蓬洁白的花簇，与嫩绿的新叶相互映衬，好似天幕上的一颗颗亮晶晶的星星，眨着动人的眼睛，显得清新脱俗。凑近去，那淡雅的香气萦绕鼻尖，虽不似玫瑰那般浓郁，却有着一种独属于它的清幽，丝丝缕缕，若有若无，微风吹过，沁人心脾，悄然撩动着人们的嗅觉。

春分时节，春风和煦，春意正浓。花草树木以及虫儿、鸟儿都睁开了惺忪的眼睛。小草绿了，花儿红了，风儿暖了，鸟在歌唱，空气中弥漫着芬芳的花香，一切都是这么美好。仰望星空，脚踏大地，我们欣赏着春意盎然的美景，心中充满无限的希望，浑身充满了向上的力量和炽热的激情！

邂逅春分，邂逅万物新生，邂逅人生的美好。让时光慢慢流淌，让岁月充满回味，让人生永无遗憾。让我们走出封闭的、抑郁的、无助的自我，走向充满希望、朝气蓬勃、欣欣向荣的春天吧！

寻访哪吒祖庙

□汝之牛

逢双休日，阳光正暖，春色渐浓。偶得闲暇，便约上好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短途旅行。此行的目的地，就是近期在抖音中总是刷到的“哪吒故里”——与卢氏县相毗邻的西峡县丁河镇奎文村。

上午8点半，我们相约来到卢氏县卢园广场东侧集中，短暂准备之后开启导航，伴着音乐，一路高速，显示路程130多公里，由呼北转沪陕，10点左右，丁河站到了。丁河镇是西峡县的一个乡镇，到达镇区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座石牌坊，上写“哪吒故里丁河镇”。

网络上关于哪吒故里的说法众多，有安徽蚌埠说、河南南阳说、天津市河西区说、四川江油说等。这些地方的依据均为古典神话小说《封神演义》《西游记》和民间传说中描述地名、山貌以及哪吒的供奉情况。

在当地老乡的指引下，我们来到了位于312国道旁的奎文村，刚下车就看到公路北边不远处小山包上，一座高大气派的庙宇面南背北而建，庙宇的前边8根巨柱，两侧又各有4根，将庙顶翘檐高高撑起，犹如一个双层遮阳伞。我们走过大约百米长的田间道路，便来到了哪吒祖庙前。庙前原来好像没有太大的地方，“哪吒热”之后，如今正在垒砌围墙，围墙内对着庙门的部分已水泥硬化，其东边则铺上了草皮。

大庙左前方有一个小庙，碧瓦红砖，面积有10平方米左右，房顶坍塌，有工人正在揭顶修葺，破旧的土台有两张课桌大小，上有不足一米高的哪吒泥塑像，塑像虽小倒也天真活泼，哪吒束发总角，从天空踏云下临凡间，左手持乾坤圈，右手执火尖枪，腹裹红兜肚，肩飘浑天绫，脚蹬风火轮，尽显威武之态。土台一侧地上靠一块对开报纸大小的长方形木牌，刻有“哪吒祖庙”“哪吒故里筹委会敬立，乙亥年初夏吉旦”。

据当地群众介绍，每年腊月十三，附近的群众都会前来为太子神像扫灰除尘，迎接新年的到来。1945年，哪吒祖庙被日寇烧毁，至今太子庙遗址附近仍留有战壕。1995年，在丁河镇政府的支持下，由奎文村、简村集资兴建哪吒出生地小宫殿。2001年，又由台湾同胞民间集资百余万元，在原来的哪吒庙（小宫殿）附近建大型宫殿一座。殿内塑哪吒神像，高大威风、神气活现，庙内香火兴盛，尤其哪吒生日（腊月十三）总有台湾同胞前来祭祀。

大殿外阔有七八米，前有流水经过，跨渠架有大理石拱桥一座以渡人过往。除了拱桥、渠水与大殿为伴外，四周略显荒凉。

在大殿东南方约千米处有“陈塘关遗址”石刻竖立在312国道旁，碑阴有简介：陈塘关曾名鬼门关、魁门关，今名奎文关，距西峡县城十五公里，此关东衔兵马岗大贵寺，岗西依庞家寨观花寨，南连霸王寨，北接木寨马头寨，中扼秦楚古道，关四周重峦叠嶂，山势陡峭，峰回水转，易守难攻，历代均设重兵把守，相传殷商总兵李靖及公子哪吒曾镇守此关，助周伐纣立下赫世之功，后父子四人皆凡体得道，不慕红尘荣列仙班，祐（佑）护一方百姓，世代香烟不断，因时久事湮，史迹无考，唯优美神话流传民间。陈塘关山俊景幽，文化流长，民风淳厚，历出人才，故闻名遐迩，又经民众卧薪之苦景植营造，山川巨变，林果成荫已现端倪，殷切盼望海内外赤子，不惧迢迢路途，莅临陈塘溯源，一朝中坛元帅，二品瓜果香甜，再观是地风情，一举三得，何乐而不为之。西峡县文物管理委员会，一九九五年四月十六日。

由此石刻观之，这块“陈塘关遗址”立石应该是和大殿前的小庙修建为同一年，都是1995年。立石为官方所置，小庙为民间所为，可谓相互照应。

离开西峡县丁河镇哪吒祖庙，同行的老牛说，离开斗室，走进自然，沐浴春日，踏春赏景就是大趣，寻古算是捎带，下一站也许会有意外收获……

茶中慢时光

□王永芳

当下快节奏的生活里，时间仿佛被按下了加速键。能抽出时间，坐下来喝上一杯茶，竟成了一种难得的享受。这让我总是回忆起小时候，围绕在父母身旁的关于茶的记忆。

小时候，我的父亲开了一方小小的茶叶店，在那小小的店面里，承载着我童年的许多美好回忆。父亲的小店里总是弥漫着各种茶叶的香气，有清新淡雅的茉莉花茶、醇厚浓郁的老红茶，还有那散发着独特韵味的黑茶。我常常在父母身边穿梭着玩耍，看着父亲熟练地分拣、包装茶叶，听他讲述关于各种茶叶的故事。

那时候的我，还不懂茶的珍贵和内涵，只是单纯地喜欢那种弥漫在空气中的茶香。一天，父亲给我倒上一杯淡淡的清茶，让我尝一尝。那微微苦涩又带着一丝甘甜的味道，在舌尖散开，让我感受到了茶的独特魅力。就这样，我对茶有一种特别的情感。

时光匆匆，童年如流水般逝去，如今的我已步入中年，生活的压力和烦琐的日常总让人疲惫不堪。每当心情烦累时，我便不由自主地想泡上一杯茶，然后坐下来慢慢地享受一会儿茶的温暖。我喜欢红茶，它那醇厚的口感和浓郁的香气，仿佛能驱散我所有的疲惫。

我轻轻地拿起水壶，将滚烫的热水缓缓注入杯中，红茶在热水的冲击下，瞬间翻滚起来，犹如一群欢快的舞者。不一会儿，浓郁的茶香扑鼻而来，那香气中带着丝丝甜香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当茶叶在热水中翻滚舒展，释放出它们的魅力，就像生活中的压力在这一刻得到了释放。

我会坐在窗边，手捧着那杯冒着热气的红茶，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。在这喧嚣的世界里，这一瞬间的宁静显得格外珍贵。慢慢地品着茶，感受着它的温热在口中散开，那股暖意驱散了身体的疲劳，也抚慰了我疲惫的心灵。

爱喝茶的人都有体会，茶已不仅仅是一种饮品，当下也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一种精神寄托。如今在忙碌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在追求着什么，却常常忽略了内心的平静。而茶，就像是一个小小的驿站，让我们在疲惫的旅途中有一个地方可以停下来，歇歇脚，重新找回内心的安宁。

有时候，我也会想象自己回到小时候的那个小店里，再次闻着那熟悉的茶叶香气，听着父母的欢声笑语。那时候的时光虽然简单，但却充满了幸福。而现在，虽然生活变得复杂了，但那一杯茶却始终能让我的心回归到当初的宁静。

我们或许无法改变现状，但我们可以给自己留一点时间，坐下来，喝上一杯茶。让那片刻的宁静成为我们心灵的慰藉，让那一杯茶的温暖驱散生活的压力。因为，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，我们都需要这样一份简单的快乐和满足。

茶韵悠悠，陪伴我走过成长的岁月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无论生活多么忙碌，我都会为自己泡上一杯茶，慢享这片刻的宁静与放松。

流年碎影

想起童年煤油灯

□王关锁

周末，闲暇无事，便和妻子一起驾车回老家玩。在收拾老屋里那些杂乱的物件时，突然发现了一盏堆满了灰尘的煤油灯。

这盏煤油灯和我童年求学时用的煤油灯不同。这是一个用半截破蒜臼做成的煤油灯，里面除了干涸的油迹外，蒜臼沿上放着一根用白线做成的灯捻。过去这种灯，多数是在家里点燃，或者丧葬人时才用，很少有人拿到学校用的。如今，看到昔日熟悉的煤油灯，让我感到惊奇的同时，也勾起了童年的琐碎回忆。

小时候，家居深山，农村经济条件差，照明全靠煤油灯。那些年，山里人吃穿都成问题，更别说买些酒、饮料之类带瓶的食物。瓶子的稀缺致使每家每户做出的油灯也不尽相同，有用墨水瓶、浆糊瓶、药瓶等做底座，上面找个铜钱，透个孔，找来铁皮卷成细筒，中间用布或者若干线串成灯捻的，还有找来半个蒜臼，直接放入灯捻的，条件好的会买盏马灯，也有在灯盏的上面加个玻璃罩子的。

虽说是照明用的煤油，那个年代也不是寻常百姓都可以尽情使用的。当时，在我们老家农村刚开始卖煤油的时候是凭票才能买到的，煤油自然显得金贵了些。一些生活拮据的农村人有时除了转借钱粮外，还得借煤油。那些年，经常可以看到，农村人晚饭一般都吃得很早，原因是不点灯可以省油。晚上家里亮起灯光的，多数是支持孩子学习或者妇女们纳鞋底、给孩子们加班做衣服、干农活等。

我所在的学校距家八里多，每周日下午步行上学，下周五中午放学回家。每次去学，除了肩上扛点柴火，背点蒸馍、带点粮饭外，还要准备好一周所需的煤油。记得有一次，父亲外出打工，母亲躺在病床上，家里已经两天没有煤油了。为了打发我上学，奶奶挪着小脚转了大半个村子才借到了一玻璃酒瓶煤油，也就一斤重。有了煤油，我如获至宝，小心翼翼地背着行囊去学了。

眼看着上学就要迟到了，我背着沉甸甸的东西沿着崎岖的山路火速往校赶去。在我匆匆下陡坡时，不慎脚下一滑，连人带瓶摔在地上。我顾不上跌伤的疼痛，慌忙去找油瓶。油瓶已是粉碎，一瓶油全浸在了沙地上。看着来之不易的煤油，我蹲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。咋办呢？这一周又要寄在人家屋檐下“借光”了。

所谓的“借光”，我想那个年代用过煤油灯的学生应该都知道。上晚自习的时候，有条件的同学一个人一盏煤油灯，没条件的便是两三个人挤在一起用一盏灯。遇到不好说话的邻桌，还时不时把微弱的灯光用书遮起来，这样“借光”的同学就惨了，借着余光，眼瞪多大，才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书上的字。灯里的煤油眼看燃尽了，我们就在瓶子里稍微加点水，再用笔尖拨拨灯捻，好让灯光再延长一点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渐渐地，有了蜡烛，再后来村里还通上了电。通电的那天晚上，我们村专门请人放映了电影《霍元甲》。

如今，农村已经很少用煤油灯了。四年前，父亲去世时，老人们说要找个旧式灯盏，说是给天上的灶爷点香供奉祭品，送父亲起程。我们把老家的旮旮旯旯翻遍了，也没有找到这老物件，原来它藏在这里。

小小的煤油灯，不仅勾起了我童年的记忆，点燃了我学习成长的希望，还教会了我如何做人。